



恐高二则

□向军

人总逃不开这样的宿命：越怕什么，就越来越来什么。而那些闯过恐惧的时刻，终究会酿成生命里最鲜活的记忆。

1

有段日子，我跟曾家岩临崖步道的玻璃栈道较上了劲。早晚时分，脚底板总不自觉地往那方悬崖边挪，像是要跟心里的恐高打一场持久战。

从上清寺转盘拐进中山四路，顺着求新巷往里钻，拐过一个弯，崖边的观光平台便映入眼帘。平台不大，约100平方米的空间里，藏着三种截然不同的触感：左前方20多平方米的玻璃栈道最是扎眼，中间一道L形钢板连接着梯坎与崖边，其余地方则铺着钢齿状通风台面，底下绷着细密的钢丝防护网。两棵黄葛树从台面里钻出来，枝叶蹿出平台10多米高，撑开两把浓绿的巨伞，连嘉陵江的风都得绕着枝叶走。

整座平台架在悬崖上，粗壮的钢柱扎进崖壁当支撑，人沿着玻璃护栏走时，脚下会传来细碎的晃动，像踩着空中的琴弦，那颤巍巍的触感，仿佛给心尖系了根绳索。

我是偶然撞见这地方的。

第一次踏上去时，三步台阶下的钢板被踩得“砰砰”闷响，齿状台面回馈以“啮啮”的脆响，等踏上玻璃台面，脚下传来的“扑扑”声像极了心跳失序的震颤。单是这声响就够让人发怵，尤其盯着透明玻璃往下看时，总疑心下一秒就会踩碎这层薄脆，直直坠下嘉陵江边的乱石中。

可偏是这玻璃栈道的边沿，藏着最敞亮的景致。对岸的高楼鳞次栉比，北滨路的车流像流动的星河，嘉陵江水卷着船影向东而去，江面上星星点点地晃动着游泳队的橙色浮标。

起初我试着平视前方，收敛起所有多余的目光，不抬头看崖顶的天，不低头看脚下的江，不左顾右盼，也不瞻前顾后。这般走法倒真能缓解惧意，却也让我像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，脚步失去活力——这哪里是挑战，分明是逃避。

我回过神来，索性放开脚步前往边沿。刚站定，两腿就开始打战，大腿发麻发痒，连呼吸都感觉困难。透过钢化玻璃往下望，高低错落的平台、疾驰的汽车、越江而过的单轨，还有江边的塔吊与脚手架，全在眼前晃成一团虚影。我赶紧收住步子，把脚放轻，一点一点地挪，眼睛却慢慢亮了——原来脚下的城市这么生动，连单轨穿桥的弧度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走得多了，那股战栗渐渐淡去，到后来再站上玻璃，竟能悠然地数江里的船，倒像是把悬崖当成了自家的窗台。

2

赶场日的晨雾还没散，我就跟二哥搭着伴往乡场赶。跟二哥同路有个实惠：他爹二伯是乡供销社的正式工，二伯娘作为“半边户”，在场上开了间杂货铺。累了能去二伯宿舍歇脚，运气好时，还能蹭上一碗热腾腾、香喷喷的绿豆粉。

可那天的热乎气，刚进宿舍就被浇灭了。二伯与另两个同事正喝茶聊天，我怯生生喊了声“二伯”，他扫了眼我蓬乱的头发，眉头一皱：“看你这头发，跟二流子似的，怎么不剃了？”这话像块冰碴子砸过来，我瞬间僵在原地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——进不是，退也不是，满耳朵都是自己的心跳声，恨不得扒个地钻进去。后来怎么走出宿舍的，我全记不清了，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：必须攒钱把头发剃了。

时年我上初一，剃头要8毛钱，家里哪挤得出这笔钱？思来想去，只有一条路——跟大昭岩的那棵棕树要。那棵2米多高的棕树，剥下它的棕衣，按当时的市场价格，估摸能卖3块多钱。但它长在悬崖绝壁的边沿，崖壁数十丈高，往边上看一眼就头昏目眩，从来没人敢打它的主意。看着满树的棕衣，想到它能够让我剃头，还能买支钢笔、一个带红线的笔记本，心里痒痒的，手里就像攥住了一团暖烘烘的光。

我在崖边来回回走了五六趟。靠近棕树时，腿肚子转着圈地软，可一想到二伯的话，又硬生生折回来。最后咬咬牙，砍了根粗大的藤条，一头拴在崖顶的老树上，另一头紧紧系在腰上，像系着根救命的稻草。

刚探身靠近棕树，低头就看见万丈深渊，冷风顺着衣领往脖子里灌，背心瞬间被冷汗浸透。我死死抱着树干不敢动，连指尖都在发抖。太阳慢慢挪了半寸，崖壁上的阴影也跟着移，大概过了半个小时，那股窒息般的恐惧反倒淡了些。我一手抱紧树干，慢慢腾出另一只手摸出别在腰间的镰刀，学着村里老人剥棕的法子，先在棕树底部划开一道竖口，再绕着树干割一圈，然后攥着棕衣边缘慢慢往上撕。树身被风吹得轻轻摇晃，我跟着它的节奏晃动，心尖提到了嗓眼，连大气都不敢出，颤抖的手紧握刀柄，手腕却不敢使力，只能轻轻在棕夹板上划拉。因为一旦用力过猛，身子就会随着棕树增加摆动幅度，除了增加恐惧心理，稍不留神就会划伤盘着棕树的腿部……

等把最后一块棕衣塞进怀里，我几乎是瘫着爬回崖顶的。双腿抖得站不住，四肢软得像没了骨头，冷汗湿透的衣衫能拧出水。在地上躺了快一个小时，才有力气坐起来整理“战利品”。抱着那捆棕衣往家走时，风刮在脸上都觉得很甜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我还常做那个梦：悬崖边的棕树在风里晃动，我攥着镰刀的手不停颤抖，脚下是望不到底的深渊。每次惊醒，手心都冒出一把冷汗。只是如今再惊悸，也会跟着泛起一丝回甘——那身冷汗里浸着的，不只是少年的窘迫，更是破釜沉舟的勇气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副秘书长）

来自大凉山的“重庆崽儿”

□徐徐

二师兄，是当年我在美院上学时的师兄，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，又来学校追求理想。年龄大几岁，瓜子脸，鼻子很挺，皮肤麦色，有点痞帅——第一次看见会认为他是彝族，其实他是生活在西昌的汉族。

1

“到西昌来，喝罐罐酒、吃坨坨肉，好吃得一塌糊涂。”“一塌糊涂”是二师兄的口头禅——到重庆的乡间去写生，好看得一塌糊涂；昨天喝得痛快，几兄弟高兴得一塌糊涂……在他嘴里，这个词不是狼藉的意思，而是某种极致的美：用坍塌来形容圆满，用破碎来描绘完整，表达那些美好得让人心碎的东西。

我认识二师兄那年，黄桷坪（川美老校区）的梧桐叶子正黄得晃眼。他靠在画室门口，身影被秋阳拉得很长，一直伸到我的画架前，帅得一塌糊涂。他样子像彝族人，只因身上带着大凉山的气息——那种被太阳晒透的气息，带着大凉山山风的质感。

他的手很大，握笔时却异常轻柔，炭笔在纸上沙沙作响，那声音如春蚕食叶，又像细雨落在瓦上。不疾不徐，稳健而从容，一笔一笔，在跟纸说话。一会儿工夫，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，你能从画里看见模特眼角的皱纹里藏着的岁月。作为同学，初来乍到难免暗暗较劲，心里想着这个人基本功强，我得下点苦功夫，暗自把他当作一个小目标。

2

他租住的小屋在黄桷坪的老巷深处。那些年，我们天天聚在一起，泡交通茶馆，在“小大汉”撸串，在老巢咖啡摆龙门阵，去江边铁路写生，黄桷坪街头巷尾、犄角旮旯都留下了我们谈天说地、畅谈人生的美好时光。他是师兄，三五个同学也常在他的小屋聚会，走过巷子七拐八拐就到了，位置在二楼，老居民房搭建的违章建筑。

推开木门，吱呀一声，油彩味、松节油味、还有饭菜的香

冬赴垫江(外一首)

□廖黑叔叔

这个季节去垫江，甚好
可以吃石磨豆花
喝永安咿酒
在龙溪河畔找块干净的石头
看水流，晒太阳
牡丹花开，还早得很啊
这次不许谈
千种万种的死法

在长安新车实验场

站在观景台，你不会相信
脚下都是这样的路——
搓板路，扭曲路，长波路，坑洼路
最陡，最颠，弯道最急……
就这样，30多种可知的路
摆在你面前
如果你是一辆好车
你得选一条
如果你不是一辆好车
你依然得选一条
（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副主席）

味混在一起迎面而来，那是他的味道。屋子很小，一张床，一个画架，满地都是画册和颜料管，墙上贴满了速写，桌上散落着炭笔。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长江，理所当然的江景房，理所当然的聚点。就在这片凌乱中，二师兄总是能创造出奇迹。

“西昌菜要辣才够味，就像重庆勒种，阵仗。”他在灶台前忙碌，锅铲与铁锅碰撞出清脆的声响。围裙上沾满了各色颜料，比画布还要斑斓。辣椒在热油里爆香的瞬间，呛得人直流泪，他笑着说：“这劲爽，香得一塌糊涂。”

第一次去聚餐，才知道他不仅是素描大神，还是厨房“食神”。我们围坐在小桌前，就着啤酒吃他炒的回锅肉，做的剁椒鱼、酸菜汤。

酒过三巡，墙角靠着一把吉他，我惊讶道：“哇，你会弹？”他面无表情回道：“好久都没碰了。”

我看见二师兄眼神变了，平日总是带着几分戏谑的眼神，此刻深沉如海。弹的是《水边的阿狄丽娜》，我从未听过除钢琴以外的乐器演奏过这首曲子。二师兄身子微微前倾，像是要把整个人都融进音乐里，他两眼微闭，很克制地陶醉在自己弹奏的乐曲中。

接着又弹了一首《致爱丽丝》。

两首曲子弹完，房间里至少沉默了10分钟。二师兄慢条斯理地转身归置好吉他，懒懒地说了一句：“弹得不好，一塌糊涂。”

耿直，干脆，喜欢辣也打望，下得厨房，弹得敞亮。那个瞬间，我们都觉得，二师兄活脱脱就是个重庆崽儿！

有一年，我去西昌看他。他的工作室在老城中，是由自家老房子改的。依然在二楼，一股熟悉的油彩味扑面而来，工作室堆满了画，调色板上常年堆叠的颜料一层一层，有的已经干裂，像龟裂的土地。

我们坐在院子里喝酒。西昌的夜空很低，星星很亮，仿佛伸手就能够到。邛海在夜色中沉静如镜，倒映着星空；螺髻山在夜色中沉默着，像个巨大的背影。聊起艺术还是当年的味道。那些年青春的美好都被回味起来。

他给我看最近的画作，画的全是他父亲的物件：一把木梳、一顶帽子、一件衣服、一个烟斗，还有一把空着的木椅。画得很仔细，仿佛每一笔都要在时间里停留很久。这些画不像他年轻时的作品那样张扬，而是内敛的，深沉的，像是在低声诉说对父亲的思念。

“我现在只想为生活中的感受而画，不会考虑市场。市场一塌糊涂也无所谓——‘重庆崽儿’，不得虚！”二师兄站在画布前，一阵大笑。这个时候我忽然就想起了当年我们挥手告别的情景，他说他是个重庆崽儿，黄桷坪的气性够他几辈子都用不完。

那天，离开西昌时，他买了一大包苦荞茶送我，说我胃不好，苦荞茶养胃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发了一条信息给他，然后就落下泪来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哭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两江新区嘉木小学）

3

学习生涯短暂而充实，后来大家各奔东西。二师兄回到了西昌。



深秋，佛荫寺的黄叶

□耕夫

石阶轻响处，
金箔般颤动的——可是西来意？
在铍与磬的裂隙间飘落，
铺成青杠最沉默的偈子。

初祖栽种时，
说此木可接云。
任巴山夜雨涨满空池，
年轻里始终转动着，
壁山未锈蚀的铜鉴。

鸟影驮起晴光，
掠过飞檐翘角，
惊动瓦当里睡着的唐律。
而钟杵正缓缓酝酿，
欲将暮色锻成鹅黄经卷。

当树冠向天空布施金扇，
晚课声漫过斑驳廊柱。
扫帚停驻的那刹，
沙沙响的皆是嘉陵江水，
在叶脉间搬运澄澈。

我仰望这通天彻地的辉煌，
如千佛岩初醒的灯阵。
山门外松涛起伏，
一片叶旋入陶钵的涟漪——
替永不回答的秋天，
转动所有枯荣的经纬。
（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）

